

江亢虎誤人誤己

袁宙宗

江亢虎自云：「江，洪水也；虎，猛獸也，不亦宜乎？」遂以洪水猛獸自命。始倡「三無主義」之說，標新立異，譁衆取寵；後倡社會主義、新民主主義、共產制度等主張。曾遍遊歐洲、美洲，並又赴俄國，得晤俄共頭目列寧二次，與俄共政要托洛斯基、齊采林、越飛等洽談多次。性格多變幻，反覆無常，晚年投汪偽政權，出任僞官，抗戰勝利，身繫囹圄，羞辱以終。

雜湊倡言三無主義

江紹銓，字亢甫，江西省弋陽縣人，生於清光緒九年（西元一八八三），夏曆七月十八日。十歲時已能寫出通暢文章，讀書過目成誦，稱奇鄉黨。乃父看他聰敏過人，必能「亢宗耀祖，光大門楣」，乃以「亢甫」字之。他嫌「甫」太抽象，不如「虎」之有生氣，乃改「甫」爲「虎」。

十六歲，應童子試，以案首入庠，次年參加鄉試，高中第四名舉人，自是不凡。滿清末年，遊學東瀛的風氣很盛行，亢虎乃放棄功名，趨赴時髦，入東文學社寄讀，未幾，得入早稻田大學習法政，並兼修英文、德文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回國，袁世凱邀

之入幕，主持北洋編譯局，他認爲這是冷門差使，不足有爲，再去日本學習，爲留日後餘地，不使得罪袁世凱，乃向袁投書，歌頌袁對他的知遇之恩，因感自己學不敷用，不得不再去日本充實自己，他日回國，仍圖報效。

第二次回國，再謁見袁世凱，用爲刑部主事，後改任京師大學堂東洋語文教授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，江亢虎第三次去日本，轉攻社會學，這時日本馬克斯主義思想已遍播文化界，譯書很多，他乃初次與馬克斯主義思想接觸，半明半昧，似通不通，遂熱衷於德、法文字之學習，以便研究原文，意欲普遍閱讀其他社會主義學說書刊，也好在各社會主義之外，另創新見，成爲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主義，具有宗教精神，以普渡衆生，似乎確有一番抱負。可惜他不走正路，誤入邪道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首著「無家庭主義」「自由營業之管見」，發爲謬論，恐遭物議，不敢用本人名號，託名徐安誠，寄法國巴黎莫種暉所辦「新世紀」發表。爾後，他又提倡「三無主義」發佈於「新世紀」九十三號。所謂三無，是指無國家、無家庭、無宗教。他以爲這三者皆爲束縛個人自由之枷鎖，全都應當摒棄。

據江亢虎自述，他第二次赴日本時，得知孫中山先生提倡「三民主義」，他就揭舉「三無主義」之說。

江亢虎的怪論自然不敢在國內張揚，只好在國外作爲試探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年初，他遍遊世界各地，期欲了解世界大勢，及風尚所趨，以便從事進一步之言論著述，以期「一鳴驚人」。七月，他到達歐洲的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，曾在旅途中撰成了「無家庭主義意見書」，向外發表，一派胡言，並不能博得知識分子的熱烈反應。他也自知言不由衷，只不過危言聳聽，引人注目而已。就他的性格言行來說，思想迷糊，矛盾百出，根本談不上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作爲，不過小聰明倒有一點。

奔走鑽營組社會黨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）），他返抵國門，欲張其社會主義之說，可是，清廷對留學外洋回國學生都監視很嚴，他本來在國內既沒有羣衆基礎、社團組織；也沒有過人膽量，藉「個人社」爲號召徵求會員，稱個人者社會之分子，社會者個人之團體。可是響應之人，真正成爲他個人之「個人社」，於是不久自動取消。他和南通狀元張謇

搭上關係，想藉重這位清末民初的實業家作宣傳。張謇是光緒二十年恩科狀元，名滿京都，後丁憂回籍，在南通辦理實業和教育，大展鵬圖，經營紗廠、墾殖、畜牧、漁業、航業，創辦中、小學堂、師範學堂等都有聲有色。江亢虎特地去游說張謇，求得臂助，張以為江亢虎既是科舉出身，又走遍了大半個地球，學貫中西，當然樂於為江盡力。江亢虎想在龍潭山中試辦農賑會，以作地稅歸公的試驗，贊助者還有英、美教士和兩江總督張人駿，他一時興起，頗具信心。可是，適逢武昌起義，國民革命成功，江亢虎眼看時局大變，有機可乘，辦農賑會五分鐘熱忱又冷却下來，轉而從事於他的社會主義的活動。

辛亥武昌起義前，江亢虎曾到過杭州女學聯合大會去演講「社會主義與女學之關係」，浙江巡撫增子固（韞）以為他的思想甚於洪水猛獸，驅逐出境，並電北京，謀與大獄，幸賴兩江總督張人駿力保免禍。從此他便以「洪水」為號，後來他的社會主義論文集，題名為「洪水集」。

江亢虎雖在杭州驚險一場，却是因禍得福，聲名鶴起。回到上海，江亢虎之名傳遍了春申江，上海的「借陰公會」、「女子進行社」、「天鐸報」都支持他，於是他便乘「打鐵趁熱」在七月十日發起組織「社會主義研究會」，開成立大會於張園，到會聽講的四百餘人，入會者約五十人，陳布雷也是會員之一，並發行「社會星」作為他的機關報，有如列寧所發行的「火星報」。江亢虎宣稱：

蟻已墜，曙色未晞，惟見數點疏星，依稀閃爍於沉陰積晦之中。」

發行僅三期，便被清廷取締禁止。

辛亥革命，高張「興漢滅滿」之旗，江亢虎獨申怪論以為不可，列舉十二點理由著文反對，各報拒刊江文，唯「天鐸報」以來函刊出，革命軍當即對他提出嚴重警告。

民國成立，有結社集會自由，江亢虎乘時於十一月三日設「中國社會黨」於上海，其黨綱為「土地公有，資產公有」。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兼容並包，特贈美新出版社出版的社會主義名著以賀之。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元月七日，「中國社會黨」在南京成立支部，出席五百餘人，決議出版「南京人報」，當場募得捐款紋銀三千兩，並決議設平民公學，推馬相伯主持。江亢虎又擬在各地設立支部，反對他的有黎元洪、譚延闓、宋教仁、譚人鳳、章太炎等。除江浙兩省社會黨較為活躍外，湖南、湖北則嚴令禁止。

拍袁世凱演「縛虎記」

民國元年四月江亢虎上袁世凱書云：

「愨公大總統座下：少辱知遇，報稱無狀，不舞之鶴，重累公羊。嗣翔女校於京師，復獲撥款維持，公私不勝感佩。夙昔懷抱社會主義，國內無同調之人，三年前周遊太平大西兩洋，獲交彼中名人，綜攬全球趨勢，益信社會主義為二十世紀之天驕，人羣進化必至之境界，而在我國則今日其鼓吹倡導之絕好時期也。返轍以來，不遑

暇息，奔走諍說，備極艱辛，道非楊墨，而來洪水猛獸之誅，德媿文宣，而蒙創述伐樹之為，處專制政體下，惟以秘密結社為潛勢力之養成而已。民軍起義，斯道大昌，自陰曆客秋九月間，中國社會黨本部成立以來，幾百五十日，而支部已九十餘起，黨員達二萬五千人，舉國從風，列疆聳聽，此豈一手一足之烈哉？人心同然，萬流同穴，固沛然莫之能禦也……」（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天鐸報載）

六月，江亢虎赴北京謁袁世凱，申言所主張者乃世界社會主義，但不妨害國家之存在，更不想瑣屑干與政府之行為，更無取而代之以野心，對於執政者亦不持成見相對，甚盼大總統能實行國家社會主義，社會黨也能盡力為政府之聲援。袁世凱本來是提拔過他的，聽了以後頗為動容，對江有借重的意思，但江亢虎以社會黨黨魁自居，深感在袁政府中無有適當的位置，予以婉謝。這時他已把中國社會黨黨總部遷設北京，大張聲勢，尤其他與袁世凱的會晤，也增高了他的地位，不接受袁的委任，更在表現他的超然崇高地位。

這時同盟會已改組為公開政黨，宋教仁眼見另有共和黨的成立，在參院中已與同盟會取得抗衡地位。宋氏欲以政治手腕操勝於參議院，乃聯合參議院中其他小黨，包括統一共和黨、國民共進會、國民黨、共和實進會等改組為國民黨，於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成立大會，江亢虎向宋教仁游說，希望同盟會能選就合併其他團體，使社會黨多數人皆能加入同盟會而成為社會主義之政黨，江亢虎及多數人另立學會，作為在野黨。

的後援。宋氏一笑置之，不以為然。

江亢虎在北京雖然得袁世凱的接待，自命清高，但是湖南都督譚延闓，湖北都督黎元洪對江亢虎並不賣賬，在他們的轄區，禁止社會黨活動，封閉支部，並電北京請求嚴加取締。黎元洪聲言社會黨乃非法分子的結合，大江報為該亂黨的秘密機關，妖言惑眾，應予以查封，並收捕何海鳴、凌大同等人。江亢虎十分氣憤，在天鐸報有討譚社評，致黎公開信，極盡譏諷之能事。後來江亢虎從京漢路到漢口，被黎軍拘捕，旋因張振武案發生，輿論譁然，對黎元洪猛烈批評，黎恐因拘江亢虎而更遭物議，乃釋之。江返抵上海，借陰公會特為他編撰一部「縛虎記」的劇本，十一月一日社會黨第二次聯合大會，開明社諸黨員，假中華大戲院上演「縛虎記」。江本人粉墨登場，現身說法，他五短身材，稍嫌臃腫，諧謔多趣，有如美國滑稽明星哈臺出場，博得掌聲如雷，優孟荀能見之，亦當叫絕。

江亢虎在京滬一帶頗為得意，在南方兩廣之區很受譴責。有劉師復者，廣東香山縣人，和孫中山先生同鄉，留學東瀛，入同盟會，後改倡無政府主義。他在廣州組織「嗚鳴學社」，對江亢虎的言行，很看不慣，特撰「伏虎集」以譏詬他。劉師復批判江亢虎說：

「忽而推崇共產主義，忽而排斥共產主義，忽而以集產主義為共產主義，忽而以遺產歸公為共產之真精神，顛倒督亂，尤難究詰也。」

劉師復的批判，十分得體，江亢虎思想駁雜，學動乖張，有人批評他離經叛道，譁眾取寵。

說他有「百善淫為首，萬惡孝為先」的荒唐言論，實為士人之恥。他既倡社會主義，又熱衷政治，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十足怪物。後來社會黨員把他看清楚了，對他也不滿，遂產生內部分裂。民國元年十月，江亢虎的反對者以沙淦為首，另組無政府主義的純粹社會黨，江亢虎自領中國社會黨。沙淦活動方始，袁世凱即下令內務部通令各省嚴禁沙淦的活動。

欲棄滿蒙求謁溥儀

民國元年十一月，俄國和蒙古擅訂密約，所謂「俄蒙協定及商務專條」，駐京俄使以條約內容通知北京政府。朝野得悉，大為憤慨，中國拒不承認。想不到江亢虎妙想天開，在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一月，發表「社會黨籌邊策」，主張滿、蒙、回、藏各邊疆民族，給予內政自治，間接受中華民國統治，要求各國承認他們為永久自立地帶，作為實行社會主義的試驗區。江並宣稱已得柏文蔚、楊增新、湯壽潛等的贊許。此論一出，輿論譁然，斥為大逆不道，甚至有人主張對江亢虎以賣國賊罪名治罪，科以重罰，江亢虎遂不敢再發謬論，江的身價在袁世凱心目中，大打折扣。

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晚，宋教仁從上海北火車站搭車北上，在車站遇刺逝世，捕獲主兇應夔丞（桂聖），兇手武士英，發現主謀者為國務院秘書洪述祖，內閣總理趙秉鈞，皆係袁世凱所授意，於是舉國含憤，一致主張懲治元兇，消滅政類。這時江亢虎迎合輿情，玩一花招，四月十四

日，手草宣言，在上海市新舞臺召集社會黨人開臨時大會，在大會中發佈宣言，意謂「此風不可長，如法律不能解決，應尋政治解決，即大總統以次均親身到案，公開審判，以伸法權」。這統袁世凱來說是「一大打擊」。江亢虎在前上書曾有：「少辱知遇，報稱無狀。」之言。今見世人對袁世凱羣憤恨，亦張捷伐。袁對江亢虎含恨，立即指示趙秉鈞行文各省嚴禁社會黨活動，並指該黨劫掠煽亂、滅倫傷化，破壞社會安寧秩序，造語離奇，為萬國之公敵。二次革命失敗，袁世凱解散國民黨，江亢虎之社會黨亦被解散。袁謂江亢虎與俄國虛無黨有聯絡，妨礙國際和平，不容忽視。江亢虎在上海無法保全，遂逃往青島。青島在德國佔據中，滿清亡國大夫，多通逃居此。這時江亢虎同鄉九江探花劉幼雲也早在青島，江亢虎特為往訪劉幼雲，並引導劉幼雲晉見廢帝溥儀。

江亢虎自上海逃往青島已小有名氣，不久加拿大紀默大學聘亢虎為教授，約他講授漢學。清廢帝溥儀出京時，曾將宮中歷代珍藏物運出宮，後因生活費用困難，向外國出售，紀默大學由江亢虎、劉幼雲二人從中接洽，購得不少，江亢虎居中漁利得了不少佣金，遂由加拿大轉往美國。

亂追女人被打耳光

江亢虎由加拿大轉往美國，執教於加里福利亞大學，並獲該校贈予哲學博士學位。江亢虎通曉英、德、法、日數國文字，任教加大大不久又受聘主持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，與中國留學生任

鴻儒、趙元任、朱經農等相識。某日，中國留學生舉行懇親會，江亢虎前往參加，有位黃姓青年外交官帶着太太出席大會，這位黃太太是江南美女，江亢虎一見驚為天人，目不轉睛的呆望不捨，朱經農見江亢虎與黃姓夫婦似不相識，特別前去介紹。「洪水猛獸」江亢虎，黃太太早已聞名，乍見江某肥頭肥腦，距地不高，不禁嫣然一笑，江亢虎誤以為此美人多情，口中呢喃自語：「顯不刺見了萬千，似恁般可喜娘，罕曾見！」從此倩影朦朧，魂不守舍，不管別人已婚未婚，夫妻感情如何，總認為他就是他理想的情侶，一有空閒，拼命去追。黃太太因為在國內已受過高等教育，抵美之後，在家閒着無事，便進某大學進修。江亢虎算好時間，等黃太太下了課，就在校門等她出來送她回家。黃太太心想江亢虎明知她是羅敷有夫，還這樣熱情，也許江是長輩，特別關懷也說不定。何況江在國內已有名聲，身為社會黨黨魁，不使得罪他。有一天忽得江亢虎來信，拆開一看，才知道是情詩十首。黃太太對古詩頗有心得，擅長吟詠，細看內容，江某竟將魏子安花月痕小說中的「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恨我未成名。」也抄將上來，覺得此人不但俗不可耐，而且無聊透頂，越看越不是味道，憤怒的叫一聲「不要臉」。隨後看到江某附夾一箋，上書：

「關於你和我的消息，留學界知道的很多，何妨加以證實。」黃太太心想「簡直混帳」，便將原信交給她的黃先生去看，夫妻倆即時去找朱經農，要他去轉告江亢虎說他荒唐下賤，如果再這樣

朱經農也想不到江亢虎竟是這樣的人，虎不像虎竟類犬。朱經農只好親走一遭，探問究竟。朱見了江亢虎問道：「你近來常做詩嗎？」

江說：「不常做，不過近來詩興大發，謫了幾句，請多指教。」

說完便從書桌裏找了出來交給朱看，朱經農一見之下竟是江亢虎寫給黃太太詩的底稿，朱經農幽默的問：

「此詩因何而發？是否大詩人無病呻吟？」

江說：「當然有感而作，就是你替我介紹那位大美人，黃小姐。『我是一個多愁多病身，怎當她傾國傾城貌。』自從那天見了她，害得我顛之倒之，夜不成寐……」

朱經農起先還在盡量忍耐，後來越聽越火，奔向前去，揮起巨靈之掌，一記耳光，打得江亢虎兩眼冒花。江亢虎冷不防來此一着，氣憤憤地問朱：

「怎麼一回事？你為何出手傷人？」

朱經農說：「我怎不把你這個混帳東西？黃太太出身名門，已有丈夫，你明明是知道的，偏要窮追不捨，弄得滿城風雲，這還不算，竟然寫起淫詩來調戲別人。我以為你學貫中西，在國內搞什麼『三無主義』，我現在再給你加一個『無恥』，湊成『四無主義』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這樣鬧下去，丟中國人的臉，不止我一個人揍你，大伙中國人會把你揍死，丟在太平洋裏餓鯊魚。不信你瞧着吧！」

江亢虎自被朱經農責罵後，便安心下來研究哲學，曾撰「天憲管闕」一文，折衷唯心唯物之論。有一位上海朋友，寫信給他介紹一位女友，芳名楊蘭春，是上海交際花、名女人，江、楊互通信，互訴傾慕之忱，江亢虎為黃女士事一番折騰後，覺得楊蘭春雖是風月場中的女人，彼此倒談得來，而楊蘭春在十里洋場交遊廣闊，名氣也大，可能對他發展黨的組織有所幫助。

民國九年江亢虎由美國回到上海，不久便和楊蘭春結婚。這時蘇俄經十月革命，布爾雪維克黨奪得政權後，社會主義思想傳佈各地，俄共在北京和上海，都派有專人前來活動，江亢虎想藉俄共的援助來擴展他的實力，於是前去北京，申請赴俄考察，江亢虎得到徐世昌的支持，取得外交部的護照，於民國十年三月携眷赴俄。行前他特地上書孫中山先生，希望在訪問俄國期間對孫先生的革命事業有所幫助，請求孫先生有所指示，孫先生接到江亢虎的信函後特別邀請江亢虎前往廣州，勾留十日而去。江亢虎到達莫斯科後，以中國社會黨領袖名義，向俄共頭子周旋，俄國政府和列寧都優待他，允許他列席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，並得有發言權。據他自述中（新俄遊記）說，在俄期間，曾與列寧會談二次，與托洛斯基公會晤多次，並和俄國政要齊齊林、越飛等也有接觸，因為俄共以為他既為中國社會黨黨魁，必然有利用價值。同年十月，他出席遠東民族會議後有這樣感想：

娶交際花赴俄活動

「新舊兩世界遙遙相對，同時注意於遠東，這其地位之重要可知矣。」（俄共五十年史）

謀維持國際和平（美國此時正召開華盛頓會議）；代表勞動階級，謀發動國際革命（俄共）；芸芸類族，莽莽神州，其將為美利堅黃金主義之殖民地乎？抑將為多數黨蘇維埃制度之試驗場乎？」（新俄遊記）。

江亢虎這點感情，倒還有點道理。同時他又在雙十國慶發表感言說：

「中國當自有標揭之名義，與進行之道途，吾人不可徒為俄國之鈔胥，吾人尤不可自蹈俄國之覆轍。」

復辟失敗學國責罵

民國十一年夏，江亢虎從俄、德、荷各國倦遊歸來，八月抵上海，南方大學學生曾推派代表到碼頭歡迎江亢虎，並請他講話。江亢虎口若懸河，一講便講了兩小時，在講話中連稱貴校如何如何，學生聽後有些奇怪，江亢虎是南方大學的校長，怎麼校長對自己的學校稱貴校。散會以後學生代表前去見江亢虎問道：

「學生們早望校長回國主持校務，今先生在講話中不及校務一言，並且連稱貴校，難道先生不願屈居校長，另有高就嗎？」

江亢虎不知所答。原來南洋公學中，有幾位北洋豪闊子弟在校就讀，累犯校規，被學校開除，他們積資創辦學店，命之曰「南方大學」。以江亢虎為知名之士，又曾得到洋博士頭銜，正在國外訪問，遂以江亢虎為校長，以資號召。校長職務由某君代理。江亢虎本人不知他是南方大學校長，事情揭穿，南大代理校長某只有讓位，江

亢虎竟不勞而獲地作起校長來。江既接任校長，立時把自己的交際花太太請出來擔任秘書。為了擴充設備，籌備經費，江又奔走南洋羣島活動募捐。江因曾到俄國訪問。在英荷所屬各地不受歡迎，不准留居，掃興返國，又前在四川，亦無收穫。江亢虎的太太楊蘭春，眼看江亢虎生活浪漫，作事無一定原則，對人缺少誠信，夫妻之間難借白頭，為了充實自己，也去趕趕時髦，要求赴日本留學，江亢虎勉允其請，讓她留學，數年後江太太楊蘭春回到上海，江亢虎早已和她姪女楊世貞同居，並且已生一子，楊蘭春伴為不知，仍擔任她的南方大學秘書，夫妻之間不免貌合神離。

江亢虎為籌措南方大學經費，北上天津去找他的恩師徐世昌，徐世昌既曾任清宮太傅、和民國北洋總統，想必大有辦法。見面之後徐世昌雖當面鼓勵江亢虎一番，說到捐款，徐世昌以時局艱難，四海窮困之際，北洋時代的大員，死的死，窮的窮，捐資興學，實非易事。江亢虎所求不遂，再懇徐世昌為他介紹往見慶溥薄儀，徐乃介紹清宮內務大臣金梁（息侯）替江安排。不意行候多日，未得一面，江亢虎於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九親筆給金梁寫信說：「昨詣內廷，得瞻宮闕，並遊御園，至深慶幸，惟以未獲親見為憾。世連日開，國步日蹙，興亡之責，不遺匹夫，遜帝英明，前途有望，亟宜廣求智識，博采輿情，用非常之才，以應非常之變……十三年來，天下洶洶一切政策，試驗失敗，亟需別求光明之路。中國者，遜清與人民所共託命焉者也，救亡之事，

貴體同之。屬在交末，敢布腹心。」

封發出後，仍如石沉大海，江亢虎於三月三十一日，又致函金梁，並附上他在辛亥年反對種族革命的文稿，請金代為轉呈薄儀，原信說：「連晤多日，大學同事服部博士，早晚來京，擬俟一見，尚未南行。舊稿錄出，乞代呈進。如四月一、二、三等日，能入內一瞻對，最所望也。」

金梁被江亢虎糾纏已久，本不願替江亢虎引見，但知江會寫文章，萬一借題發揮，也不好看見，終於替他安排一見，據說薄儀面賜元朝鼻煙壺一個，乾隆用圖章一對。徐世昌又替江亢虎寫信給賄選總統曹錕介紹，曹錕特贈江亢虎紋銀五百兩，江亢虎北上之行，總算小有收穫。

民國十四年一月，江亢虎已籌得政治基金，正式宣佈成立中國新社會民主黨，設本部於北京，並在上海各地設立支部，自任總理，下設政務、民生、技術、訓練、宣傳、黨務、理財、交通、事務九股。宣佈四大綱領。

一、主張新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，適合國情，救正各派流弊。

二、採公開合法運動，不參加秘密破壞之事務。

三、務自創實力，反對利用他黨，尤其反對借重外國。

四、取得政權後，政治經濟同時改進，根本解決。立法在意見溝通，行政必須事權統一，對於他黨絕不誅逐異己，但須解除武裝。

江亢虎如此作為，其政治資金究從何來？據說他於十三年北上南歸後，帶着楊蘭春姪女楊世

貞一起，席不暇暖地到各地講演，和坐鎮東南的孫傳芳，負嵎惠州的陳炯明搭上關係，他們互相利用，江亢虎憑他的辯才施展其縱橫捭闔的伎倆，以為大有可為。正當興高彩烈、得意忘形之時，清宮被接收，他給金梁的兩封信被馮玉祥搜得後公開發表，報章騰載，輿論大譁。

當時以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名義公佈的「民國十三年清室密謀復辟文證」，江寄金信，被認為重大要件之一。以社會黨黨魁，而又贊助清帝復辟，其人品之卑下可知，信譽掃地。此時楊蘭春又和江亢虎鬧婚變，江亢虎遭受內外夾攻，祇好辭去南方大學校長，遠赴加拿大去實踐他的「無國家主義」和「無家庭主義」。新社會民主黨亦無疾而終。

出任偽官無期徒刑

江亢虎在加拿大久居異域，仍不免懷念鄉國，九一八事變後，民國二十一年、二年間，國內抗日思想達到高潮，在團結禦侮，救亡圖存，共赴國難的號召下，江亢虎乘機歸國，先作臺灣之遊，由舊日社會黨員許冀公及南方大學學生某某等，替他安排一切，先赴各地參觀。日本早有風聲，派員監視，江又在臺灣同胞面前表演一番，好似義憤填膺，痛詆倭寇。臺紳林獻堂、楊肇嘉曾和江亢虎飲酒賦詩，言談之間，問起他在民國十四、五年間，報章傳說他突然在上海逝世，衆人以爲被刺，爲之扼腕歎息，豈知全屬子虛。他聽了後，哈哈大笑，申言似曾有此謠傳，他曾寄詩於

世人欲殺我猶生，盡耗逸傳亦自驚；收拾微軀憑二豎，安排浩氣入三清。少微未墜先祈死，大火初流且放晴。並逐鴟夷江上去，怒濤休作不平鳴。

由臺灣轉赴廈門，再遊福州，聽說李濟琛、陳銘樞等挾十九路軍搞僞人民政府，背叛中央，他竟然也想插入，但李章達、黃祺翔、徐名鴻等都不歡迎，乃快快赴上海，再轉南京，以哲學博士頭銜，貼出海報，在夫子廟演講，引經據典，擁護中央安內攘外政策。共產黨支持的左派文人徐懋庸等所辦刊物，羣起而攻之，他眼看時勢易，右派遠不如左派之有力，只好駁講緘默，到處游蕩，總是碰壁，不得已再回南京，有人控告他曾參與閩變，被衛戍司令部逮捕，經由汪精衛出面保釋，遂轉往天津。這時的「猛獸」已變成了困獸，虎不如貓。

抗日戰爭發生，全國上下奔赴國難，抵禦外侮，江亢虎竟滿腹牢騷，唱出反調，不但沒人附和，且痛遭責罵。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汪精衛以參加成都中央軍校學生畢業典禮爲由，逕飛昆明，轉往河內。二十八年五月赴上海，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成立偽組織，江亢虎與汪原有來往，以社會民主黨黨魁身份參加偽政權，出任考試院副院長。院長則由汪揖唐擔任。後因汪揖唐腐敗不作事，汪令王辭銜長職，江亢虎乃得扶正。江亢虎認爲考試院是冷衙門，希望出任方面大員，託吳虎在汪精衛面前吹噓，推舉江亢虎出任安徽省長。汪精衛對江亢虎之爲人十分清楚，豈不起江、汪變奏。江亢虎在失望之餘，乃以「餓死事大」爲題諷刺汪精衛之失節，因爲餓死事大其反面爲「失節事小」也。汪江二人本有交情，從此成見日深。

民國三十四年抗日勝利，國民政府下令肅奸，江亢虎被捕囚於南京老虎橋監獄，經判處無期徒刑，於是虎入牢籠。南京淪陷前，移上海提籃橋大牢，大陸淪陷，毛澤東因早年曾受江亢虎「新社會主義」、「新民主主義」的啓示，免江一死，派江以囚犯身份，充任監獄圖書館管理員以終。

編者按：關於評述江亢虎的文章本誌民國六十六年曾刊王培堯教授撰「洪水猛獸江亢虎」並收入「人物春秋」第四集（定價柒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）歡迎讀者購閱

浩然集

喬家才著

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「鐵血精忠傳」。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。「關山煙塵記」。「海隅叢談」四巨冊精裝合訂爲「浩然集」一部定價

台幣捌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